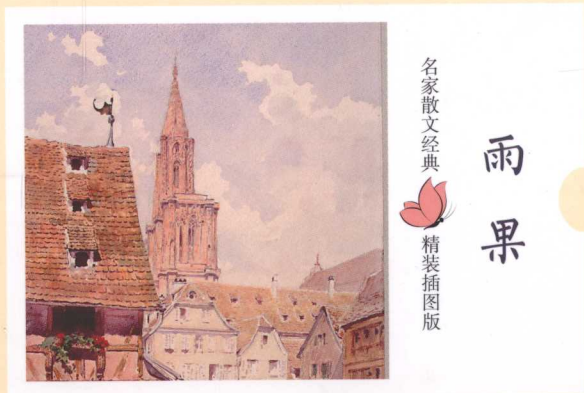




脚步
不能到达的地方



雨果

(法)雨果 著
周瑛 译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名家散文经典



精装插图版

雨果



(法)雨果 著
周瑛 译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脚步不能到达的地方 / (法) 雨果著; 周瑛译.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11
(名家散文经典: 精装插图版)
ISBN 978-7-5354-8177-1

I. ①脚… II. ①雨… ②周… III. ①散文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5021 号

责任编辑: 孙琳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徐慧芳

责任印制: 左怡 刘星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鄂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7.25 插页: 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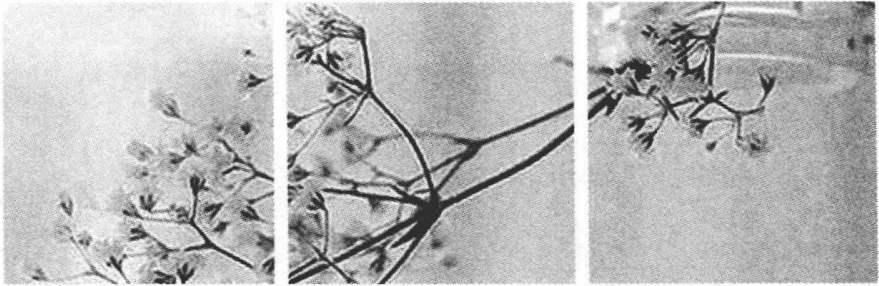
版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58 千字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巴黎和平代表大会闭幕词	182
巴黎和平代表大会开幕词	174
处死路易十六	168
《克伦威尔》序	108
莱茵河瀑布	102
斯特拉斯堡	86
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72
圣高阿尔	61
莱茵河	45
关于瓦尔拉弗博物馆	39
科隆	20
爱克斯·拉夏贝尔	1



国际文学代表大会开幕词· 216

纪念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的演说· 205

在支援里昂工人演讲会上的讲话· 198

演说· 185

在参议院讨论大赦问题会议上的



爱克斯·拉夏贝尔^①

——查理大帝之墓

爱克斯·拉夏贝尔，对于病人来说，它是各种矿泉水的源头：热的，冷的，含铁的，含硫的；对于游客来说，它是舞宴及音乐会之乡；对于朝圣者来说，它是每七年才得见一次的伟人圣骨的保存地，这里有圣母的长裙，有圣儿耶稣的鲜血，有圣徒让·巴蒂斯特斩首时用过的台布；对于考古学家、编年史作家来说，它是一座贵族女子修道院，修道院的女院长直接继承了拜占庭帝国皇帝尼赛福尔的儿子——圣徒格里哥利创建的男修院；对于狩猎爱好者来说，它是古老的野猪谷，人们将拉丁词 *porcctum*（野猪）变成了 *Borcctte*（野猪谷）；对于工厂主来说，它是羊毛专用洗涤液的来源地；对于商人来说，它是生产呢绒和克什米尔呢绒大衣呢料的地方，是制造缝衣针和饰针的地方；对于那些既不是商人，也不是工厂主、猎人、考古学家、朝圣者、游客或者病人的人来说，爱克斯·拉夏贝尔就是查理大帝之城。

的确，查理大帝出生在这里，也长眠在这里。他出生在这里的法兰克王半罗马式的古老宫殿中，今天，这座宫殿只残留下位

① 即德国的城市——亚琛。



于市政厅里的格拉努斯塔楼了。查理大帝也安葬在这里，一座他生前亲自建造的教堂中。这座教堂是他在他的妻子法斯特拉死后两年，即公元 796 年建成的。804 年，教皇里奥三世曾主持了献堂仪式。根据传说，当时有两个马爱斯特什已经去世并且埋葬了的主教，从他们的坟墓中走出来，以便使参加仪式的主教总人数达到三百六十五人，而这代表了一年里的三百六十五天。

这座教堂历史悠久，充满传奇，它所在的城市也因此得名。近千年来，也发生了许多的改变。

刚到爱克斯，我便去了拉夏贝尔大教堂。

如果从正面走向教堂，它的面貌是这样呈现在眼前的：

教堂的正门属于路易十五时代的风格，用灰蓝色的花岗岩制成，那些青铜门则属于八世纪的风格。正门沿着加洛林王朝的城墙而建，城墙上面是一层罗曼式半圆拱腹。在这些拱门饰的上方，是一层漂亮的精雕细刻而成的哥特式建筑，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十四世纪朴实无华的尖拱。教堂的顶饰由板岩房顶砖砌成，是近二十年来的东西，相当难看。教堂正门的右侧，有一块花岗岩石座，上面放置着一个大大的罗马青铜松果；教堂的另一侧也有一块石座，上面有一个青铜母狼塑像，也属于古代罗马风格。这匹母狼侧身注视着路人，微张着嘴巴，紧咬着牙关。

（对不起，我的朋友，请允许我在这里画上括号。这个松果是有含义的，那匹母狼也一样。或者是公狼吧？因为我实在无法清楚地分辨这头青铜兽的性别。关于这里的含义，当地年迈的纺纱工仍然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应该说很久很久以前，爱克斯·拉夏贝尔的人们想建造一座教堂。他们筹集了资金，然后开始动工。挖地基、筑城墙、搭构架，半年时间里，拉锯声、锤子的敲击声、斧头砍木的声音震耳欲聋，十分喧闹。但是六个月后，资金告罄。人们求助于朝

圣者们，并在教堂的门口放了一个锡盆。但是募集到的只是一些小钱和一些铜币。该怎么办呢？议员们聚集在一起，寻找办法，讨论情况，出谋划策。工人们拒绝开工，被搁置下来的教堂的新基石上已经爬满了野草、荆棘、常春藤以及从废墟里长出来的野生植物。难道任由教堂荒废在那里吗？伟大的市镇议会陷入了僵局。

正当议会商议的时候，进来了一个不知道什么角色的人，是一个外来人，大家都不认识他，他身材高大，气色很好。

“你们好，议员们。问题出在哪里啊？瞧你们一个个神情沮丧的。是你们的教堂在牵动着你们的心吧？你们不知道怎么把它修建完成吧？听说你们缺钱，是吗？”

“路人，走开吧，真是见鬼。我们需要的可是一百万金币呢！”议员们说道。

“这里有。”绅士说。然后，他打开窗户，指着市政厅广场上的一辆四轮运货车给议员们看。这辆车套着十头牛，由二十个武装到牙齿的非洲黑人看护着。

其中的一个议员随着这位绅士一起下去，从满载的货车上随机拿起一个袋子，然后两人又走上去。他们当着议员们的面清空了这个袋子：袋子里果然装满了金币。

议员们都傻乎乎地瞪圆了双眼，问这个陌生人：

“您是谁，大人？”

“我亲爱的居民们，我就是个有钱人。你们还想要什么呢？我住在黑森林里，就在维尔德西湖附近，离海登斯达德废墟不远的那座异教徒城里。我拥有金矿、银矿，一到晚上，我就用手搅动着一堆堆光彩夺目的红宝石。但我的嗜好太单调了，我很烦恼，我是一个忧郁的人，我打发时间的办法，就是每天到湖边去看清澈的水面下螺蛳和蝌蚪戏水，看岩石间生长的水旱双生植物。就



说到这里，别再提问题了，也不要多说废话。我掏腰包，你们好好用就是。这里是我的一百万金币，你们想不想要啊？”

“当然要。”议员们说，“我们将把我们的教堂建造完成。”

“那好吧！拿去吧，但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大人？”

“完成你们的大教堂，市民们。把这些铜子儿都拿去。作为交换，在教堂献堂日大钟和排钟齐鸣的时刻，你们要把第一个进入教堂，即第一个迈过门槛的那个灵魂给我，无论是什么样的灵魂。”

“您是魔鬼！”议员们尖叫起来。

“你们才是傻瓜。”乌利昂回答道。

议员们感到惊恐万分，他们祈祷上帝，划着十字。但是，乌利昂其实是一个好心的魔鬼，他笑得前仰后合，同时将崭新的金币晃得叮当响。议员们定下神来，开始和魔鬼协商。魔鬼得到灵魂，正因如此，他才是魔鬼。“不管怎么样，”魔鬼说道，“在这笔交易中，吃亏的可是我。你们将得到百万金币和你们的教堂，而我呢，我得到的只是一个灵魂而已。而且，请问是什么样的灵魂呢？第一个进来的，一个完全偶然的灵魂。是某个假装笃信宗教，假装虔诚，第一个步入教堂的虚伪的家伙。我的市民朋友们，你们的教堂有个好的开始，我喜欢设计图样。我想，你们的建筑一定很漂亮。我很开心看到你们的建筑师喜欢蒙彼利埃式的突角拱，而不是角落下的那种。我不讨厌这种长长的圆形穹隅拱顶，但我更喜欢同样长长的倾斜的穹棱肋。我同意在这里修一个圆形门，但我不知道穿墙石的厚度到底规划好了没有。市民们，你们的建筑师叫什么名字？告诉他，我认为……如果把停建的教堂晾在一旁，那该多遗憾啊。应该将这个教堂完工。来吧，同伴们，百万金币是你们的，那个灵魂是我的，就这么说定啦？”

绅士乌利昂就这么说着。议员们想：无论如何，我们应该高

兴啊，他只是满足于一个灵魂而已。如果他再打量一会儿，他恐怕会把全城的灵魂都拿去的。

交易最终达成，百万金币入了库，乌利昂化作一缕蓝色的火焰从天花板的活门处消失了，就像他来的时候一样。两年后，教堂建好了。

用不着说，所有的议员们都发誓不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但理所当然，每个人都在当天晚上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妻子。这是一条法则。这条法则并非议员们制定，但他们却都遵守着。多亏了议员们的妻子，全城都知道了议会的秘密，以至于教堂建好之后，没有一个人想进去。

一个新的难题，丝毫不逊色于第一个难题。教堂建好了，但没有人愿意迈入；教堂完工了，但里面空无一人。然而，一个空荡荡的教堂又有什么用呢？召集议会，但是什么办法也没有想到。人们请来了东格尔大主教，他没有办法。人们请来了教务会的议事司铎，他们也一筹莫展。人们又找来了修道院的教士们。其中一个教士说：“大人们，应该承认，难住你们的只是小事一桩而已。你们欠乌利昂的是第一个从教堂大门进入的灵魂。但他并没有规定是什么类型的灵魂。我告诉你们，乌利昂就是个笨蛋。大人们，今天上午，在经过长时间的围猎之后，我们在波尔赛特山谷活捉了一匹狼。让它进入教堂就是。乌利昂应该对此感到满意。这只是一匹狼的灵魂，但恰恰就是他所说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灵魂’。”

“太好了！”议员们欢呼起来，“这才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教士。”

第二天天一亮，教堂的钟声就响起来了。“怎么？”市民们说：“难道今天是教堂的献堂日！可是谁敢第一个进去呢？肯定不会是我，不是我，不会是我，绝不会是我。”于是，市民们成群结队地涌向教堂。议院和教务会的人都站在教堂正门前。突然，



有人弄来了一匹关在笼中的狼，随着给出的一个信号，笼门和教堂的门同时被打开了。受到人群的惊吓，狼看到空荡荡的教堂，马上冲了进去。乌利昂正在那里等待着，他大张着嘴巴，惬意地闭着眼睛。当他感觉到自己吞下了一匹狼时，您可以想象到他是何等的愤怒。他发出一声骇人的怒吼，如暴风雨一般咆哮着，在教堂的穹拱下狂飞了一通。然后，他终于气得发疯般地飞出了教堂。出去时，他还恶狠狠地朝大青铜门上踢了一脚，铜门上立即从上到下裂开了一条缝隙。——人们至今还能指出这条缝隙的位置来。

那些年老的纺纱工还补充说，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人们在教堂大门的左侧放置了一座狼的铜像，而在右侧放置了一个松果，代表被乌利昂愚蠢地吞吃掉的那可怜的灵魂。

不讲传说故事了，我们重新回到教堂上来。不过，我应该告诉您，我曾经在门上试图找到那条被魔鬼脚后跟踹出来的著名裂缝，结果还是没有找到它。）

因此，当人们从正大门进入拉夏贝尔教堂时，便可看到在这座建筑上混合重叠了各种各样的建筑风格：罗马式、罗曼式、哥特式、洛可可式以及现代风格，但它们既没有相似之处，又没有内在联系，也没有顺序可依。因此，看上去毫无雄伟壮观可言。

但如果我们从后面的圆室走入教堂，那就是另一种效果了。十四世纪的半圆形后殿尽显其大胆独创和美丽壮观——屋顶上的顶角，做工精致的栏杆，变化多姿的檐槽排水口，颜色深暗的石块，透明玻璃的巨型尖拱……在尖拱的下方，还可以隐约看见一座三层小楼藏匿于墙垛之间。

然而，从这边看，虽然教堂的外观如此雄伟壮观，却还是有点混杂不太协调。在半圆形后殿与正门之间，有一个类似洞的空间，整个教堂的线条都向这里倾注，里面隐藏着一个拜占庭式的

三角楣圆屋顶，仅仅用一座漂亮的十四世纪雕刻而成的小桥同教堂的正面连接在一起。这个圆屋顶就是由奥托三世在十世纪让人在查理大帝的陵墓上方修建而成的。

镶饰的正门，隐匿的圆屋顶，中断的扁圆形后殿，这便是爱克斯·拉夏贝尔大教堂。1353年，建筑师想要把被诺曼底人在882年损坏的查理大帝教堂和1236年焚毁的奥托三世圆顶教堂连接在那神奇的主教堂上。于是，便建了一系列较低的小教堂与中心的主教堂地基连在一起，在大门附近形成了一个关节将其包裹着。其中，有两个小教堂至今还存在，非常壮观，它们是在1366年火灾之前已经建好的。不过，这个伟大的建筑计划就停在那一刻了。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15和16世纪，这个教堂没有任何的变化，18和19世纪却遭到了破坏。

然而，应该说，从总体上来看，爱克斯教堂还是很高大，很宏伟的。凝神注视了一阵儿后，会发现从这座超乎寻常的建筑背后，透露出一种特有的庄严神圣。它尚未完工，就如同查理大帝的事业未竟一样；它被赋予了各种建筑风格，就好像查理大帝的帝国是由讲各种语言的民族组成的一样。

对于从外部来欣赏教堂的思想者来说，在这个伟大的人物与宏大的墓穴之间，毕竟存在着一种奇妙而又深刻的和谐。

我迫不及待地进入教堂。

跨过拱门，将那些古代的铜门留在身后，为了和柱顶的下楣相称，这些铜门都被做成了方形，中间装饰有狮头像。马上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三层的白色圆亭，上面有灯光照明，亭子里到处都透露出各种各样的带有菊苣装饰图案、洛可可风格建筑的神奇与俏丽。接着，将目光移向地面，借助从白色玻璃窗透入的微弱光线，我发现在圆亭地面的正中央有一大块黑色的大理石板，它已经被游客踩得陈旧不堪，上面镶嵌着铜制字母：



伟大的查理

这个洛可可式教堂围绕着加洛林王朝的伟大姓氏，竟然散发出一种名妓的优雅，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震撼、更显得冒犯的了。

如爱神般的天使，如翎饰般的棕榈枝、花环、饰带结，这就是位于奥托三世的圆顶之下，查理大帝陵墓之上的蓬巴杜夫人式的风格和品味。

在这个异乎寻常的教堂里，唯一能与这里的伟人及这一块圣地相匹配的，就是一盏巨型的带有四十八个喷嘴的圆形吊灯。吊灯直径约为十二法尺，是十二世纪时巴尔博鲁斯送给查理大帝的。这盏灯用铜和镀金银制成，外形就如同一顶皇冠。它由一根长度为九十法尺的铁链吊在拱穹上，位于黑色大理石板的正上方。

黑色石板长约九法尺，宽为七法尺。

显然，查理大帝在同一位置上遗留下来的东西中，还有另一个纪念性建筑物。黑色石板的四周包裹着细细的铜丝，边缘是白色的大理石，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表明它是古代的东西。至于“伟大的查理”那几个铜字，历史也不会超过一百年。

查理大帝已经不再躺在这块石板下。1166年，费雷德里克·巴尔博鲁斯让人掘开了大帝的坟，尽管他送给查理大帝的皇冠形吊灯是那么的美丽夺目，但这都不能与他所犯下的渎圣罪相抵。教堂收取了大帝的骨骼，像圣徒一样，把他的骨架分拆开来，每块骨头都成为一件圣物。在旁边的圣器室里，一个堂区助理司铎向游客们展示了查理大帝的手臂，我花了三法郎七十五生丁这一固定价钱，得以看到它。这令人敬仰的手臂曾经掌控过世界，在其风干起皱的皮肤上，人们在十二世纪时用几文钱雇佣了一个司书，让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圣查理大帝之臂”。看完手臂，我

又看了颅骨。这颅骨中曾经装着整个新欧洲的蓝图，而现在，一个教堂执事正用手指敲打着让人观看。

这些骸骨都装在一个柜子里。

这是一个被漆成灰色带有金边的木制柜子，柜顶上装饰有几个我刚刚提到的“如同爱神一样的天使”，这便是今天的查理之墓了，历经十二个世纪，他的形象在我们的心中仍然光彩夺目。在他离世后，他的姓氏已经被赋予了双重不朽的两个词：*sanctus, magnus*，即神圣和伟大。这乃是天地所能赋予人类头顶上最有尊严的两个修饰词！

还有一件让人惊奇的事情，便是圣骨里的颅骨和手臂的体积都很大。的确，查理大帝是罕见的身材十分高大的伟人之一。矮子丕平的儿子无论是身体还是智慧，都堪称伟人。他的身高是他的脚长的七倍，他的脚长已成为了度量单位。这位皇帝的脚，即查理大帝的脚，刚刚被我们用平淡无奇的“米”取代了^①。就这样，一下子将历史、诗歌和语言都牺牲给了今天称作“十进制”的东西，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发明，人类六千年来从未使用过。

打开柜子就会让人产生一种昏眩，因为里面装满了闪闪发光的金银器。柜子的扇叶门里面布满了金底的绘画。在这些画里，我注意到了八幅极为漂亮的壁板，很显然都出自阿贝尔·丢勒之手。除了颅骨和手臂之外，柜子里还有：查理大帝的号角，这是一只巨大的象牙，粗的那头很奇怪地被雕镂和挖空了；查理大帝的十字架，这可是一件宝贝，中间镶进一块耶稣受难时用过的真正的十字架，查理大帝躺在棺材里时还戴在脖子上；一个迷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圣体显供台，是卡尔五世赠送的，但在上个世纪，

① 法语中“脚”和“法尺”为同一个词——*piéd*。



有人往上面添加了一些毫无欣赏价值的装饰，因而被大大破坏了；十四块雕刻有拜占庭风格塑像的金片，它们曾用于装饰查理大帝的大理石座椅；一个由菲利浦二世赠送的圣体显供台，它是按照米兰圆屋顶教堂翻版复制的；一根耶稣受鞭刑时绑过他的绳子；一块浸满了胆汁的海绵，它曾经用来给钉在十字架上受苦的耶稣送水解渴；最后，还有圣母玛利亚的针织腰带，以及耶稣的皮质腰带。这根像小学生的鞭子一样弯弯扭扭被卷成一团的小小皮带，曾经被三个皇帝所拥有。君士坦丁曾将这根皮带放置在他的印玺之上，我曾经看到过这个印玺现在还保存在那里。然后，这根皮带落入到哈鲁恩·哈西德之手，后者又把它送给了查理大帝。

所有这些令人敬仰的物品都装在那些金光闪闪的哥特式和拜占庭式的圣物盒中。这些圣物盒都是用整块金子打造的微型教堂、尖顶钟楼和主教大教堂，并且还用蓝宝石、绿宝石以及钻石取代了教堂彩绘玻璃的位置。

柜子的两层隔板上堆积着不计其数的珍宝，在所有珍宝中间，有两个圣人遗骸盒，仿佛两座堆满了金银珠宝的高山，价值连城，美不胜收。第一个，即年代久远的那一个，属于拜占庭风格，盒子的周围是一些壁龛，龛里坐着头戴皇冠的十六位帝王；盒子里面装着查理大帝的其余骸骨，从不打开。第二个盒子是十二世纪的，是弗里德里克·巴尔博鲁斯赠给教堂的，里面装的是著名的圣骨，每七年开启一次。我在信的开头已经对您说过。仅仅1496年那一次开启圣盒就吸引了十四万二千名朝圣者，他们在十五天内为教堂带来了八万金弗洛林的捐款。

这个圣骨盒只有一把钥匙。这把钥匙被一分为二，一半由教务会保管，另一半由城里的法官掌管。有时候，也会破例打开盒子，但是只为那些帝王们。普鲁士现在的国王，当他还只是皇储的时候，曾经要求打开盒子，但是被拒绝了。

在大柜的旁边，还有一个小柜子。我看到了查理大帝的那顶镀金银日耳曼皇冠原型的复制品。这个加洛林王朝的日耳曼皇冠上面，镶着一个十字架，还嵌着宝石及浮雕玉石，形状仅为一个饰有花叶的圆圈，正好绕着头部一周，还有一个连接面部到颈部的半圆，稍稍有点弯曲。其实这是模仿了威尼斯王的角状皇冠。十个世纪以前，查理大帝作为德国皇帝、法国皇帝和意大利伦巴第皇帝时，曾经戴过三顶皇冠。第一顶德皇皇冠现在保存在维也纳；第二顶法皇皇冠在兰斯；第三顶是铁制的，现在米兰^①。

走出圣器室，教堂执事把我托付给一个教堂侍卫。他在我前面走着，带着我在教堂里绕来绕去，还时不时地为我打开一些灰暗的柜子，在柜门后面会突然出现一些豪华的物品。

就这样，那外表看上去像是村野之物的讲道台从近乎橙棕色的丑陋木质外壳中跳脱出来，在您看来，那仿佛就是一座闪闪发光的红宝石塔楼。这个讲道台是一个十一世纪神奇的镂刻金银制品，是亨利二世赠给教堂的。一个身穿金护胸甲的神父正在以上帝的名义布道，他的护胸甲上镶嵌着一个深深挖空的拜占庭象牙，一个带茶托的天然水晶杯和一个长九法寸的绛玛瑙，形状很是奇怪。护胸甲前片的图案是查理大帝正用手臂托起爱克斯教堂。

这个讲道台被安置在祭坛的角上，而祭坛则位于 1353 年修建的那奇妙的半圆形后殿之上。所有的彩绘大玻璃都荡然无存。尖拱从上至下都是白色的。教堂的创建人奥托三世那豪华的坟墓已经于 1794 年被毁坏，如今取而代之的是祭坛入口处的一块用以标记原地点的扁平石头。在那令人赞叹的十四世纪拱穹附近，

① 在米兰附近的蒙扎（Monza）。——原注